

# 第二种人

45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学府书店

# 第二种人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45



学府书店

247.55/6

13



0378131

普海人民出版社

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④⑤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## 序 言

《第二种人》是科学幻想小说中极为奇特的一种设想，自有科幻小说以来，各种各样的设想都有人写过，有的被重复了许多次，但是有一种人，循植物的进化成为高级生物的设计，却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出”，还没有人作过同样的设想。

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十分奇特之处，在故事发表之后不多久，一架日航客机在日本失事，由于机长的失常动作，导致飞机冲入海中，整件事相当神秘，而飞行时驾驶舱中的谈话纪录发表之后，几乎和这个故事中的对白一样，其中副驾驶问：机长，你在干什么？更是完全一样，这是“巧合”吗？还是那位机长当时的遭遇有神秘莫测之处。

当然不能说作者有预知能力，但至少证明，设想，有时可以和事实，在原则和细节上，十分接近！

第二种人没有兽性，他们比由动物进化来的人可爱多了，代表了善，可惜，善不敌恶，这算是一个寓言。

卫斯理

一九九〇年

## 第一部：航机上的突发事件

先说一个笑话：

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的那天，有一个暴发户，为了炫耀他的财力，斥巨资买了一具倍数极高的天文望远镜，准备人家在电视上看太空人登陆月球，而他，可以与众不同，在望远镜中看。当晚，还广邀亲朋，准备炫耀一番。

结果，当然什么也看不到。

没有一具望远镜可以使人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，因为人太小了，可以清楚看到月球表面，绝不等于可以看到月球表面上的人。

在理论上说，如果有一具望远镜，可以将距离拉近二十三亿倍，那应该可以看到人在月球。在拉近了二十三亿倍之后，等于看一公里以外的人，怎么会看不见？

可是事实上的情形是，如果有这样的望远镜，自这样的望远镜中望出去，所看到的，一定只是月球表面的极小部分，要在月球表面搜寻几个人，也没有可能。

看得到整个月球，看不到人。

只看到月球表面的一小部分，根本找不到人。

在地球上，要用肉眼看到月球上的人，不可能。地球上人那么多，有四十多亿，在月球上，同样也无法用肉眼看到地球上的人。

人虽然多，但是和整个地球相比，实在所占的体积甚小。

所以，在理论上，如果有人，有一批人，生活在地球上，而一直未被人发现，是大有可能的事。

再问一个问题：人有多少种呢？

这问题很难回答，要看如何分类。男人，女人，是一种分法；白种人，黄种人，又是另一种分法；愚人和聪明人，再是一种分法。不同的分类法可以有不同的答案，从两三种人到几百种人不等。

但实际上，人只有一种。

所有的分类法，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。犹如一张桌子，不论它是方的圆的，红的白的，高的矮的，始终是桌子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。

从已获得的资料来看，从猿人进化到原人再进化而成的一种高级生物，就是人。世界上只有一种人，每一个人，都循这个进化方式而来，所以，每一个人，也有着共同的生物特性。

然而，世上真的只有一种人吗？

马基机长是一个两鬓已经略见斑白的中年人。

马基机长的一次飞行，就像是普通人的一次散步。虽然在他面前，是普通人看了会感到头昏脑胀的各种仪表，可是马基机长却熟悉每一根指针的性能，也清楚地知道它们指示着什么情况。

马基机长生性豪爽开朗，他嘹亮的笑声，在公司著名，新加入服务的人，都一致说，不论情况多么坏，只要听到马基机长的笑声，就会觉得任何困难，都可以克服，心里不会再恐慌。

恐怕没有人知道，这个身形高大，面目俊朗，精神旺盛，事业成功，看来快乐无比的单身汉，也有着忧虑。而我，认识他的时候，正是他忧虑之时。当时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何等样人，只知道他是一个醉汉。

马基机长是德国和土耳其的混血儿，所以他有西方人高大的身形，却又有着很接近东方人的脸孔。那天晚上，我参加了一个喜宴归来，正是初秋，夜风很凉，在经过了整整一季的暑热之后，让清凉的秋风包围着，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，所以我不急于回家，只是无目的地在街头漫步。

于是，我看到了马基机长。

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穿着一件衬衫，敞着胸，露出壮厚的胸肌，显然是喝醉了。本来，在深夜街头，遇到一个醉汉，绝引不起我的注意，可是，他的行动，却相当古怪。

他站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，那橱窗的一边，是一个狭长的镜子。他就对着镜子，凑得极近，眼睁得极大，盯着镜子中他自己的影子。

我在他的身后经过，听得他在喃喃地不断重复着说一句话：“我做什么才好？我做什么才好？”

他语调和神情之中，有一种深切的悲哀，看来已到了人生的穷途末路。

我十分好管闲事，一个醉汉在自怨自艾，本来和我一点也不相干，但是当我向他望了一眼之后，我看到他是这样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，而居然在这样彷徨无依，那使我十分生气，认为那是极没有出息的行为。所以，我十分不客气地在他的肩头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：“朋友，做什么都比

午夜在街头上喝醉酒好！”

他转过身来，盯着我。

当他望着我的时候，我感到自己犯了错误。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，是一个十分没有出息的醉汉。可是这时，我发觉，尽管他醉意未消，但是有神的双眼，坚强的脸部轮廓，都使人直觉：这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典型。

我改变了印象，立时摊了摊手：“对不起，或许你只是遭到了暂时的困难？”

他神情有点茫然地笑了一下，我又说道：“请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忙？”

他突然笑了起来：“可以的，只要你有力量可以改变那个制度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他这样是什么意思，只好自然而然道：“什么制度？”

他盯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退休制度！我要退休了！我该怎样做才好？”

我略呆一呆：“别开玩笑，你可以进斗牛学校去学做斗牛士。”

他举了举双臂：“你的想法和我一样，可是有什么法子？我年龄到了——”他又作了一个手势：“不能通融，制度是这样。”

直到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的皱纹也不少，肌肉也有松弛的现象。的确，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。

我只好叹了一口气，对，制度是这样，到了一定年纪，

就得退休，好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我只好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你的职业是——”

马基机长到这时，才说出了他的职业来：“我是一个机长，飞行员。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，在其他行业，或者还有商量，机长，不容许年老的人逗留。我只好耸了耸肩，很同情他，一个活动惯的人，忽然退休，而体力又实在十分好，实在相当痛苦。

我一面仍然拍着他的肩，一面道：“我提议我们再去喝点酒。”

马基机长发出一下欢呼声，他很有醉意，搭住了我的肩。我们两人，勾肩搭背，像是老朋友，走进了一家酒吧。虽然我们在若干杯酒下肚之后才互相请教姓名，但当凌晨时分，我和他走出酒吧，我们简直已经是老朋友了，互相交换了对方的简单历史，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个单身汉，等等。

我只不过有一点，当晚我绝不知情，如果知情，我不会让他喝得醉到这种程度。我不知道，也不能怪我，因为马基机长没有告诉我。

我不知道，就是当天，他还要作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，飞行时间是早上九点四十分，而当他酩酊大醉，我送他回酒店房间，将他推向床上，我还未曾退出房间，他已经鼾声大作时，已经是凌晨二时五十分了。

我回到家里，白素还在听音乐，看到我，瞪了我一眼，我只好贼兮兮地作了一个鬼脸：“遇到了一个失意的飞机

师，陪他喝了几杯酒，希望替他解点闷。”

白素又瞪了我一眼：“谁向你问这些。”

我坐了下来，陪白素听音乐，那是玛勒的第九交响乐，有些片段，闷得人恹恹欲睡，我打着呵欠，回到卧室，就躺下来睡着了。

像这样，深夜街头，遇到了一个陌生人，和他去喝几杯酒，在生活上极小的小事，过了之后，谁也不会放在心上。第二天下午，在收音机中，听到了有一架七四七大型客机失事的消息。我也绝未将这桩飞机失事和马基机长联系在一起。飞机失事，已不再是新闻了，每天至少超过三万次的大小飞机飞行，失事率，比起汽车，低了许多。

第三天，有进一步的飞机失事报导，比较详细，报上的电讯，刊出机长马基的名字。我一看到“马基机长”的名字，就愣了一愣，心中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：“是他！”

同时，我迅速地计算着失事飞机的起飞时间，立刻算出，马基机长负责驾驶那班飞机，起飞的时间，离他醉得人事不省，只不过五六个小时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为这次飞机失事死难的三十多个乘客，表示难过。

照马基机长那天晚上醉酒的程度看来，他实在无法在五六个小时之后，就恢复清醒。

马基机长是生还者之一，又看失事的经过情形，飞机是在飞越马来半岛之后，突然发出紧急降落的要求，当时，接获要求是沙巴的科塔基那波罗机场。

机场方面立即做好紧急降落的准备，跑道清理出来之后不久，就看到客机，像是喝醉了酒，歪歪斜斜的冲下来，

着陆糟到不能再糟，以致一只机轮，在着陆时断折，整个机身倾斜之后，立时引起爆炸着火，如果不是机上人员处理得当，只怕全机三百多人，无一能幸免。

新闻报导也指出，这架失事飞机的驾驶员，是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，不过，还没有提及他是在宿醉未醒的情形下控制航机。

第四天，新闻报导约略提到了这一点，文内并且提及，有关方面对失事飞机的机长，决定进行刑事控诉。

第五天，有一个衣冠楚楚的西方绅士，登门求见，我根本未曾见过他，他进来之后，向我递了一张名片。我一看名片上的衔头是“××航空公司副总裁”，就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

航空公司，就是马基机长服务的那一家，这位副总裁先生的名字是祁士域。

我拿着这名片，望着祁士域，祁士域道：“我是从马基那里，知道你的地址，他叫我来找你。”

我请祁士域坐下：“他惹了麻烦！我实在不知道他和我喝酒的几小时后，还有任务！”

祁士域笑着：“是的，对马基的控罪十分严重，而事实上，他也不否认曾喝酒。我们实在无法可以帮助他，唉，可怜的马基。”

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：“祁士域先生，据我所知，飞机上除了驾驶员之外，还有副驾驶员，而且，高空飞行，大都自动操作，如果是机件有毛病，机长醉不醉酒，都不能改变事实！我不明白马基机长除了内部处分之外，何以还

要负刑事责任！”

祁士域站了起来，来回走了两步：“如果是机械故障，马基喝醉了酒，当然要受处罚，但情形不会那样严重，可是……可是实际情形是——”

我听到他讲到这里，不由得陡地跳了起来：“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飞机本身一点毛病也没有？”

祁士域伸手取出一块丝质手帕来，在额上轻轻抹了一下：“是的！”

我挥着手：“可是，航机要求紧急降落。”

祁士域望着我，半晌，才道：“卫先生，直到如今为止，我要对你说起的情形，是公司内部的极度秘密。虽然……日后法庭审判马基机长时，一定会逐点披露，但是现在……”

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头：“你将飞机失事的经过说给我听。”

祁士域又看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好的，我知道的情形，也只是听有关人员讲的，再复述一遍，可能有错漏——”

我性急：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祁士域道：“失事之后，我们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，有专家，也有公司的行政人员，小组由我负责，我们会晤了机员、机上职员，只有一个空中侍应受了伤，伤得并不严重，还有一个飞行工程师受了伤，他……却是被……被……”

他犹豫不说出来，我忍不住他那种“君子风度”，陡然大喝道：“说出来，别吞吞吐吐！”

我陡然的一下大喝，将这位副总裁先生，吓得震动了一下。然后，他望了我一眼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：“好家伙，自从四十年前，应聘当低级职员，还没有被人这样大声呼喝过！”

我倒有点不好意思，解释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不论什么情形，你都可以直说。”

祁士域点头道：“是——”他一面说着“是”，一面还是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那位飞行工程师，是叫马基机长打伤的。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实在不知道怎样才好。

祁士域道：“现在，你知道事情严重了？我们想尽一切力量帮助他，我个人对马基的感情更好，他曾经支持我的一项改革计划，其他机师认为我的计划根本行不通，马基力排众议，不但做到了，而且做得极成功。这项计划的实现，是我开始成为公司行政人员的一个起点。”

我连连点头，表示明白，祁士域说得十分坦白，也简单明了地说明了他和马基之间的感情。使我可以相信，不论在什么情形下，他总会站在马基这一边。

祁士域又道：“马基的飞行技术，世界一流，就算他喝醉了，驾驶七四七，也不会有任何困难！”

我道：“可是困难发生了，经过情形是——”

祁士域又叹了一声，向我简略说了一下失事的经过。听了祁士域讲述了经过之后，我目瞪口呆，根本不相信那是事实。

祁士域又道：“详细的经过情形，你还是要和失事飞机的机员见一下面，由他们向你讲述，而且，记录箱中记录

下来的一切，也可以让你听。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祁士域再道：“调查小组的成员，和失事飞机上的机员，全在本市。”

我道：“我想请我的妻子一起去参加。她——嗯，可以说是我处理事务的最佳助手。”

祁士域忽然笑了起来：“卫先生，我认为你这样说，绝对不公平，太抬高你自己了，事实上，尊夫人的能力，在许多事件上，在你之上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你……在见我之前，已经对我作过调查？”

祁士域摊开了手：“马基被拘留之后，我单独会见了他三次，每次他都坚持要我来找你，他不怕受任何惩罚，可是一定要我来见你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当然要对你作适当的调查。”

我只好闷哼了一声，心中暗骂供给祁士域资料的人。虽然实际上我的心中很明白，在很多事情上，白素的理解、分析、处理事务的才能，的确在我之上。

我道：“好，一小时之后，你召集所有人员，我和她准时来到。”

祁士域答应，告诉了我酒店的名称，会议会在酒店的会议室中举行。

祁士域告别离去不久，我找到白素，我一面转述经过，一面赶去酒店。各位请注意，在这时，我和白素，已经知道了飞机失事的大概经过。但是经过的情形如何，我还未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竭力反对者。”

我实在忍不住：“如果你真是那么反对，大可以退出，我给你一个地址，那里有各种类型的美女，我想你会感兴趣。”

奥昆愤怒地望着我，其余各人不理会，一个个站起来作简单的介绍，历时甚短。我当是看到，飞行工程师达宝的头上，还扎着绷带。

祁士域拉下了幅幕来，一个空中侍应生放映幻灯片，第一幅，是驾驶舱中的情形。

祁士域道：“这是机长位置，那是副驾驶员，这里是飞行工程师，这是通讯员，还有两个座位，通常没有人，事情发生的时间，是当地时间，上午十时二十二分——”他讲到这里，吸了一口气，望向副驾驶员白辽士。

白辽士手中不断转着一枝笔，他大约三十出头，高瘦，有着十分刚强的脸型，说话也果断、爽快，不拖泥带水。

他道：“当时，航机的飞行高度，是四万二千尺，正由自动驾驶系统操纵，我恰好回过头去，和达宝、文斯在说话。马基机长忽然惊叫了起来，随着他的叫声，我转回头，看到他正在迅速地按钮，放弃自动驾驶系统的操纵，而改用人力，同时，航机飞行的高度，由于马基机长的操纵，正在以极高的速度降低——”

奥昆插了一句：“这是极危险的动作！”

祁士域道：“作为机长，如果判断有此需要，有权这样做。”

奥昆道：“他是一个醉鬼！”